

本  
經  
疏  
證

本經疏證第九卷

目錄

馬通

羊肉

露蜂房

鼈甲

蟻螬

蜚蠊

廕蟲

梅實

大豆黃卷

赤小豆

酒

秔米

小麥

麴

大麥

豆豉

葱

薤

蘇



本經疏證第九卷

武進鄒澍學

中品獸二味蟲魚五味果一味穀八味菜三味

馬通微溫主婦人崩中止渴及吐下血鼻衄金創血

史記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是知馬之  
氣最盛者能使血隨汗出卽劣亦能不使血停於中  
散之以行脈絡矣然獨用其通何也蓋馬通之治治  
血之因寒而停遇隙以溢者何以知之則以別錄謂  
其微溫仲景用於柏葉湯知之夫血緣火迫而溢必  
不用性溫者爲治且不使與乾薑艾葉爲伍矣馬一  
身之物非性寒卽有毒均非能鍾生氣於人身者惟

通則性溫而爲養馬一身之餘縱使一切性寒有毒之骨肉藏府皆賴此以生長則人之身其因寒因傷而血停因血停而吐衄崩漏者均能行以散之不容其再停矣然謂其止渴何也夫惟止渴一語獨隸於婦人崩中之下亦可知其崩中則一身津液隨血而流遂不足以上滋固無與於吐衄金創小小下血者矣

羊肉味甘大熱無毒主緩中字乳餘疾及頭腦大風汗出虛勞寒冷補中益氣安心止驚

論羊肉者多以金匱真言論南方赤色入通於心其畜羊爲證謂火畜性熱可以已虛寒又爲血肉可以

補形之不足若以周官六畜之分隸司徒主牛宗伯  
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而言誠不  
得不謂之火畜然馬亦隸夏官同爲火畜非無血肉  
獨不可已虛寒而補形乎且賈子胎教篇不謂羊爲  
西方之牲乎淮南子時則訓註不謂羊爲土畜乎不  
又謂羊爲土木之母乎呂覽孟春注不謂羊屬土乎  
是又當作何說矣易兌爲羊兌之爲卦二陽在下一  
陰居上陽牽於陰雖奮而不剛陰比於陽柔和而力  
厚象羊之性抵很難移易夬注又史記項羽本紀很如羊貪如狼羊之體  
馴擾易制爲發於火充於土其究爲適口可悅之物  
故首主緩中緩者急之對急卽仲景所謂寒疝脅痛

裏急產後腹中疼痛者藉其陽足以挾陰而陰仍比  
陽不受陽之傷也西北彌寒生羊彌豐肥南方所生  
則瘠而味劣故又能於虛勞寒冷中補中益氣藉其  
氣之生長宜於寒也胎生之易者無逾於羊故又主  
字乳餘疾字乳必傷血肉乃有餘疾藉血肉之充以  
補之也羊目無神反有遠視五行傳注羊  
畜之遠視者是其陽直  
達於上以與陰濟而能遠燭故又主頭腦大風汗出  
藉其陽能和陰不使陽加於陰也安心止驚則無羊  
之詩所謂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馴擾之得宜眠食之  
得所固有與人相從而無忤者亦取其意爲虛弱之  
軀思患預防之治耳

露蜂房味苦鹹平有毒主驚癇瘕痲寒熱邪氣癰疾鬼

精蠱毒腸痔火熬之良又療蜂毒毒腫一名蜂腸一名

百穿一名蜂勦生牂牁山谷七月七日採陰乾

惡乾薑丹參黃

芩芍藥  
牡蠣

露蜂房古人多謂須用如甕如桶者今肆中蓋不多

觀惟用木上者大則如盃小則如甌其形如蓮房十

百攢簇界畫渾圓大小均稱其質似紙外包褐色中

管青白其蒂以漆繫於木枝而倒懸焉大率皆木皮

水土醞釀而成者也三月諸花盛開時蜂始營構旋

構旋生子於中夏則子成小蜂猶子母皆聚於是深

秋則蜂去至明歲蜂來則別營他枝不戀舊巢也

錄



巢氏云小兒壯熱者是小兒血氣盛五藏生熱熏發於外故令身體壯熱大致與溫熱相似而有小異或挾伏熱或挾宿寒所致若不歇則變爲驚極重者亦變癇或搖頭弄舌或睡裏驚掣數齧齒是欲發癇其已發者或口眼相引目睛上搖或手足掣縱或背脊強直或頸項反折十歲已上爲癇十歲已下爲癇潛夫論貴忠篇哺乳太多則必掣縱而生癇由是而言癇癇卽掣縱也說文癇癇小兒病掣收引也縱弛放也癇癇者熱甚而手足一掣一縱相連不已也素問玉機真藏論疝瘕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名曰癇則癇爲收引又何疑焉以是知本經露蜂房所主驚

剛也陽也以肉裹甲此其形爲柔中有剛陰中有陽  
水木之化乃鍾於柔中有剛陰中有陽之內是故癥  
瘕堅積之在心腹者可除痞疾之外有寒熱者可去  
凡竅之能開能闔者屬陽口目是也不能開闔者屬  
陰耳鼻前後陰是也鼻生息肉後陰生痔核前陰遭  
蝕腐非柔中有剛陰中有陽而何故亦能去之

仲景用藥在處宗法本經又在處別出心裁擴充物  
理精奧以啟悟後學如病於外根據於內者用鼈甲  
煎凡煮鼈甲令泛爛如膠漆然後同諸藥熬令成凡  
是化剛爲柔法欲使剛者不倚巖附險隨柔俱盡也  
邪盛於中達於上而不得洩用升麻鼈甲湯則鼈甲

與諸藥不分次第一概同煎是以剛推柔法欲使柔者隨剛通降也何則雖結爲癥瘕所苦仍在瘕之不止則可知昔日之有外無內今日之重外輕內者他時必至重內輕外有內無外也故於外仍不離桂枝湯大茈胡湯小茈胡湯大承氣湯之治其葶藶石韋瞿麥之通水四蟲桃仁紫葳牡丹之通血猶不過隨行逐隊去其閉塞未有能使內者仍外分者仍合者故主以堅韌之物煮令稀稠統率衆品并歸於外之寒熱寒熱遂亦差也熱毒壅結無論在陰在陽皆咽與喉俱痛惟驗其面發赤斑斑如錦文且唾膿血者爲在陽面目青且身痛者爲在陰竝用升麻鼈甲湯

治之者以其病雖由於氣不得升降其源實由於血  
壅結不行升麻之通通其氣耳故必以水木并化自  
下而上直通於目之鼈甲以竝之且其味鹹性平清  
血熱而主降主開但得喉中之結解則上下通和耶  
熱自然透達也於此更可悟血以熱結不通熱以血  
阻更增者竝宜鼈甲主之推之後人所謂補陰補氣  
除癰行瘀莫不由此矣

**蟾** 蟾味鹹微溫微寒有毒主惡血血瘀痺氣破折血在  
**脅** 下堅滿痛月閉目中淫膚青腎白膜療吐血在胃腹  
不去及破骨踈折血結金瘡內塞產後中寒下乳汁一  
**名蟾** 一名肥齊一名敦齊生河內平澤及人家積糞

草中取無時反行者良

蜚蠊爲之使惡附子

蟻螞狀如蠶而大身短節促足長有毛生糞土中者外黃內黑生舊茅屋土者外白內黯以背滾行乃駛於腳春末夏初輒縮短而殼硬漸成蟬形中夏已後剖背而出化爲蟬

參拾遺綱目

或問莊子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當作何解夫亦當知春夏者陽必暢而後甯苟有遏抑則激薄有聲是爲雷霆屋宇之下天之陽與地之陽旣艱於相接已加以糞埽之穢積而不除斯地之陽益秘鬱難達能不奮決砰訇激射而出耶夫是謂至陰之中必有至陽由此推之則理之所同然蓋有指不勝屈者卽蟻

蠮一物亦所謂至穢之中必有至清者也夫糞壤穢氣抑遏清化化爲蠮蠮俄而爲蟬嘹唳聲清吸風飲露如是則蠮蠮之用宜乎下除穢濁上透清陽矣而本經云云猶在中不在上下在血不在氣何也夫未化蠮蠮已前固最穢濁旣蛻爲蟬以後始最清潔當其爲蠮蠮則已雜乎濁未至乎清人身之有形可按有跡可尋已離乎濁未至乎清者含血更何似矣血仍至清者也惡血瘀血破折所傷之血則清而未離乎濁矣况血生自中焦脅下者方離中焦猶未甚遠正在化源所近遂變濁焉則不以離濁向清者治之而誰以故曰主惡血血瘀痺氣破折在脅下堅滿痛

月閉也雖然以蟬螬泛治瘀血在中不在上下猶非善計何者惟瘀血在中而痺氣致清氣不上朝者方爲大合之劑故下著目中注膚青腎白膜句仲景所用通瘀不下一二十味獨於兩目黯黑之乾血證用蟬螬後人循此而識之蟬螬可無誤用矣

**蜚蠊味苦微寒有毒主逐瘀血破下血積堅痞癥瘕寒熱通利血脈及九竅**女子月水不通積聚除賊血在胃腹五藏者及喉痺結塞生江夏川谷五月取腹有血者良

蜚蠊大如蜜蜂腹凹扁微黃綠色善噉牛馬血衍義  
說見水蛭下

蟻蟲味鹹寒有毒主心腹寒熱洗洗血積癥瘕破堅下

血閉生新大良一名地鼈一名土鼈生河東川澤及沙

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溼處十月暴乾

畏皂莢  
菖蒲

蟻蟲似鼠婦而大形扁如鼈甲有斷紋似鱗但自左  
及右通連無直紋也生鼠壤及屋壁下溼處小有臭

氣

參唐本  
圖經

繆仲醇云蟻蟲生下溼土壤中得幽暗之氣故其味  
鹹氣寒以刀斷之中有白汁如漿湊接卽連復能行  
走故今人用之治跌撲損傷續筋骨有奇效夫血者  
灌溉百骸周流經絡者也血若凝滯則經絡不通陰  
陽之用互乖寒熱洗洗生焉鹹寒能入血軟堅故主



心腹血積癥瘕血閉諸證血和則營衛通暢寒熱自除經脈調勻月事時至遂令婦人有子也劉潛江云仲景治畜血用水蛭蠅蟲治乾血則復加廔蟲蟻蠟爲其能化血導血助水蛭蠅蟲以成功而不濟其悍以致決裂爲乾血因於虛勞故也試觀鼈甲煎入止用廔蟲蟻螂而置蠅蟲水蛭則可知破血之功不在廔蟲蟻蠟矣產後瘀血腹痛仍用抵當湯內之大黃桃仁卻以廔蟲代蠅蟲水蛭其義亦可思矣愚謂參土瓜根散廔蟲之用益可知也夫經一月再見而曰不利乃桂枝所主所謂通中不通者也滿痛不在脅下腹中而在少腹乃芍藥所主所謂陰結陽不布也

二病者由於帶下則因帶而經絡泣澀用土瓜根是滑澤其塗徑用廐蟲是連絡其斷續也且通而謂之不利必其經脈仍通泣澀則在絡土瓜根本治絡中泣澀之物廐蟲則治絡中斷續之物矣陸農師謂廐蟲於申日過街故名曰過街蟲夫曰過則從橫穿可知直行曰經橫行曰絡絡固經之橫者也廐蟲之主絡中泣澀斷續其亦取象於此歟

**梅實味酸平無毒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止肢體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誌蝕惡肉止下利好唾口乾生漢**  
中山谷五月採火乾

梅先衆木而花花似杏其老幹如杏嫩條綠色葉似

杏有長尖樹最耐久性潔喜曬澆以塘水則茂忌肥  
水其實亦如杏初生青至小滿前脆嫩過後則黃而  
爛造烏梅法以梅子核初成時摘取籠盛於突薰之  
令乾卽成矣

參齊民要術陸氏  
詩疏廣羣芳譜

盧子繇曰梅先春而花吸水雪以自濡色青味酸入  
厥陰肝肝色青肝味酸也故主吮泄腎液以潤筋膜  
經云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談說酢梅口中酸出吮泄  
之力可徵矣是以對待水液焦涸致熱煩滿悶及上  
氣令心不安與偏枯不仁致肢體痛及死肌惡肉青  
黑誌者咸可濡以潤之藉子母更相生耳

梅之花苞於盛冬開於先春梅之實結於初春成於

初夏故梅之用能吸寒水以成制相火之功其所以吸則厥陰風木爲之體所以制則少陰君火爲之用是何也風木者宣發之氣而其味酸則主乎收君火者昌明之氣而屬少陰則主乎靜今夫因氣逆亂不收爲上氣爲滿相火隨之以逆爲煩皆緣心不靜不能御諸氣而使之降又不能使相火聽命而定而不動也梅之實當君火主令時安詳不擾而毓其真遂以長而成且至於熟安於是時者必見宜於是時是以能致心之安心安則諸氣相火咸惟命是聽上氣熱煩滿均毋敢作矣雖然上氣肺病也煩滿胃病也梅非治肺治胃者也是又何說焉夫肝屬木木得津

潤遂暢茂條達一身之壅塞皆除其有不津則氣亂爲逆逆於肺則爲上氣逆於胃則爲煩滿治之以梅亦直探其源耳水衰不能養木內因也火逼而致津枯外因也無間內外皆可治以梅耶然則梅能吸人之氣以爲津不吸外來之寒溼故因津枯而爲煩爲滿則內外因一也亦又何別特腎陰虛不能上濟者不得用此耳其能治肢體痛何也是蓋宜連下二句讀謂梅能主肢體痛偏枯不仁之死肌也夫死肌有肢體不痛不偏枯不仁者是津氣凝滯不主滑澤膚腠也則有肢體痛偏枯不仁者不可知爲津氣枯膚腠不得滑澤耶試觀古今方書有用梅治肢體痛偏

枯不仁之方否此無他肢體痛偏枯不仁是液枯死肌則津枯也夫液所謂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者津所謂腠理發泄汗出溱溱者梅之爲物能撮氣以爲津不能撮穀以爲液彰彰可見也則其治止能吸氣化津通在外之死肌又何疑焉且證之以下文青黑誌與死肌何異其與在內之肢體痛偏枯不仁可強使之同耶卽此可以知梅之用矣

本經菊花主皮膚死肌朮主風寒溼痺死肌細辛主風溼痺痛死肌雄黃主惡瘡疽痔死肌梔耳主周痺四肢拘攣痛惡肉死肌白蘚主溼痺死肌不可屈伸

厚朴主氣血痹死肌礬石主鼠瘻蝕瘡死肌青琅玕  
主癰傷疥癩死肌白芨主癰腫惡瘡敗疽傷陰死肌  
藺茹主蝕惡肉敗瘡死肌地膽主鼠瘻惡瘡死肌斑  
貓主惡瘡疽蝕死肌蜀椒主逐骨節皮膚死肌麋脂  
主癰腫惡瘡死肌由是觀之死肌之爲物因於瘡癰  
十之六因於風寒溼痹十之四未有無因而致者也  
有之則藜蘆之去死肌也夫癰腫疽瘡血滯也風寒  
溼痹氣閉也藜蘆之所去痰停也則津枯與三者不  
如四維之恰相配合耶然則化爲津之物多矣乃何  
獨取諸梅蓋以渴者言及梅而津溢化氣爲津無有  
速於此者且本有津而能致之者他物或猶能之若

於最濁最涸之餘欲思甘露之滋舍此誠無可他求  
矣且麥門冬天門冬地黃非生津然其功也溥欲  
令專至一處而去些微之死肌不能也人藹黃芪非  
不能行氣致津然其力也緩欲其不助肢體痛而不  
可又何能治偏枯不仁之死肌譬之堪大受者不得  
以小知使之惟梅技有專長效有偏至恰於諸木彫  
殘已極之候獨吐氣而揚其英焉是則因梅可以明  
死肌之故因死肌可以見梅之用者也

仲景用藥多緊帖本經獨於梅似若未盡其功能而  
取以治厥治虺又非本經所載殊不知只消渴氣上  
撞心已該下氣而心中疼熱飢不欲食又該除熱煩



滿安心矣何則梅實生青半熟紅全熟黃醃之則白  
蒸之則黑能具五色之全而青時酸紅時甘酸黃時  
甘多於酸白者鹹苦黑者苦酸五味又具其四其所  
以用烏梅者豈不以能從肝而媾心腎乎夫黑而酸  
水生木也酸緣蒸熟而變苦木生火也故凡脈微而  
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卽非所宜若病者本靜乃  
復時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斯爲合用是知厥  
爲陽氣不伸吐虵爲陽氣因不伸內燥津氣致虵無  
所吸受而上出故曰虵聞食臭出厥非藏寒

從醫宗  
金鑑

其實仍是氣上撞心中疼熱之現據其用梅仍是  
吸水以濟火非有他也然則謂仲景用梅但得本經

之一節則可若謂治厥治虺非本經之旨則誤矣擴而充之後人以之治吐治利何莫非因仲景烏梅丸推類及之若夫白梅之蝕惡肉仍是去死肌青黑誌之旨黃梅漿之解暑渴仍是安心除煩滿下氣之旨特其變酸爲鹹苦則致津之外自有軟堅去鞭之功變酸爲甘則致津之中更有調變陰陽之效循是以思梅之功蓋猶未盡乎此而所以啓人元悟尙是仲景用梅有以誘之耳

**大豆黃卷味甘平無毒主溼痹筋攣膝痛五藏不足胃氣結積益氣止毒去黑肝潤澤皮毛**

大豆黃卷以黑大豆於壬癸日浸并華水中候生芽

長五寸取出陰乾或取皮用

別錄參綱目

盧子由曰大豆作黃卷比之種於土而生芽者異矣始生之日黃黃而卷曲直之木性備矣木之爲物藏真通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夫筋聚於膝膝屬谿谷之府故主溼痺筋攣膝痛者象形從治法也

惟稻與菽竝喜於水中放芽特稻喜水養菽宜乾燥故種稻者浸水中俟其有萌而後布種菽則直種於土以稻稟金水之氣而成菽飽火土之氣而熟性元不同培養自宜異耳溼痺者生氣爲溼所閉不能宣達也閉於水中暢發生氣之物宜乎能治之矣乃不以稻蘖而以菽蘖者何夫溼痺而筋攣膝痛則爲下

部病矣溼閉於下者宜升稟金水之氣者則降故必  
以飽火土之氣者升而散發之溼不閉則筋自舒筋  
既舒則膝自不痛比之稻蘗善使痰溼食滯下行者  
正相對照耳舒筋之物有木瓜薏苡牛膝何以茲獨  
取大豆黃卷夫木瓜治轉筋非治筋攣薏苡治筋急  
拘攣不治筋攣牛膝治筋攣能降而不能升既治筋  
攣又欲其溼升者舍大豆黃卷無別物矣所以者何  
溼流關節關節之大者無如膝而又最近於腹溼既  
痹于此勢不能下又不能升與其逐而下之仍無出  
路莫若就近使上於腹或從小便或從汗出而解仲  
景薯蕷凡治風氣百疾取此與芎胡桂枝防風白斂

爲伍亦豈不以其能發耶

**赤小豆**味甘酸平無毒**主**下水腫排癰腫膿血寒熱熱中消渴止洩痢利小便吐逆卒澀下腹脹滿

赤小豆夏至後下種苗高尺許葉本大末尖圓峭而小至秋開花淡銀褐色有腐氣結莢長二三寸皮色微白帶紅豆形緊小平頂以赤黯色者入藥其稍大而鮮紅淡紅色者竝不治病

綱目

人身陽非陰不生陰非陽不化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火貫水中則水用宜水藏火中則火體靖水用宜則五液各歸其所而無水溢之患火體靖則諸氣各由其道而無煎灼之疴癰腫膿血火反灼水也水腫

者火不行水也雖然癰腫膿血是血分病水腫是氣分病何以赤小豆均能治之蓋氣血皆源於脾以是知血與水同源而異派濬其源其流未有不順者矣穀氣者歸脾豆又以象形爲腎穀赤小而緊則又被心氣於腎所謂貫火氣於水中蓄水氣於火內乃其要則在乎本歸脾能吸火精防水溢也吸火精火生土也防水溢土剋水也然凡物之於人能抑其盛者不必能起其衰能起其衰者不必能抑其盛癰腫膿血爲火之有餘水腫則火之不足赤小豆兩者兼治既損其盛又補其衰洵神已乎而不知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其湊於陰者卽不足於陽也矧氣血同

以穀而化化穀同以火爲用設使陰陽不平火隨化機而滯於血則氣分之火自衰而爲患於此卽不爲患於彼故氣分爲水腫亟提血分之火使轉而和陽則腫已血分爲癰膿便撮其中之熱轉隨陽分而洩則癰亦已以同爲脾家化氣化血之火也試觀仲景之用赤小豆瓜蒂散豈不以火入陰中水無所藉以行遂結於胃乎麻黃連翹赤小豆湯豈不以火蒸於中不能化外之溼溼盛於外不得交在中之陽以相化乎赤小豆當歸散豈不以熱迫於血而陽分反無熱乎亦良以凡豆均鍾生氣於晚春告成實於早秋獨此則布種生苗於中夏成實必至秋盡是其色紅

體小稟氣於火者偏襲徇涼風清露之中而成其質則其偏能引火氣達于火退之處而拔火氣之正盛以轉就涼爽之區又何疑焉予以赤小豆治腫凡陽水益見其功因悟及此

渴有虛實渴而小便多者虛渴也渴而小便不利者實渴也兩者均於消渴病見之傷寒中仍有飲水不化水停生熱而渴者尤實中之實此其驗當以脈浮數或水入卽吐或自汗出爲憑蓋腸胃之受盛有限水入之無節難量故滿則洩則溢矣此則以傷寒而論若雜病亦有水與熱相搏而不相入者則水不能化津火適足以耗液相搏則寒熱不相入則消渴或



陽結於上陰瀰於下爲洩利或不洩利爲腹脹滿或  
反逆於上爲吐或入於幽隱成癖皆可以利水已之  
但察其水係未化者以五苓散治之使其上而後下  
若其已化則直以赤小豆通之可也

酒味苦甘辛大熱有毒主行藥勢殺百邪惡毒氣

酒用稻米精釀浸七日蒸成飯攤一夕每米一石入  
小麥麴屑二斗水一石醇一小杯踰和密蓋二日性  
發則其中如沸然後揭蓋以木耙攪之日二三次候  
糟沉酒浮乃止滿百日遂無完飯壓去糟取酒煎熟  
盛甕泥封愈陳久者愈佳

世之於酒不謂其引藥性上行卽謂其引藥性入血

不曰性熱而驅寒卽曰性速能行氣然別錄主治不  
曰引藥性助藥力而曰行藥勢豈不以是藥本治是  
病特其機勢不張藉此以行之耶不曰解散邪毒而  
曰殺百邪惡毒氣豈不以邪與毒之躁烈者受解散  
而不受殺惟沉痾及積冷非解散所能治者必以此  
劫而行之耶夫稻米之性本熱且滯而鬱而激之變  
濡遲爲迅烈觀其隆冬沍寒之際不假烹煉自然如  
鼎之沸使其質如粥之糜以漸而消不可謂其不行  
氣散結也以穀而竟消成汁始則變白爲黃久則變  
黃爲赤其性復動盪不羈不可謂其不行血去瘀也  
而其大旨所在則有不僅是焉請以仲景之用酒言

之傷寒論金匱要畧兩書凡水酒合煮之湯三炙甘草湯用酒七升水八升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酒水各六升芎歸膠艾湯酒三升水五升卽此可見補陰劑中以此通藥性之遲滯散寒劑中以此破伏寒之凝結而用之復有輕重之差矣凡以下凡者五下散者六薯蕷凡腎氣凡天雄散是藉以行補藥之滯九痛凡赤凡侯氏黑散是藉以通邪氣之結大黃廔蟲凡土瓜根散是藉以逐隧道之滯當歸芍藥散當歸散白朮散是藉以和血脈之壅矣凡以洗藥者三則爲抵當湯調胃承氣湯大承氣湯之大黃是駛者復益之以駛欲其過而不畱去病而不傷正耳而

去邪者復有防已地黃湯之防已防風桂枝甘草漬  
四物絞取其汁合地黃汁服之不取其助補劑之行  
反取其增散藥之烈是欲其合散藥隨補藥以驅邪  
仍不傷正也紅藍花酒之但漬一味寓驅風於行血  
之中卽行血於驅風之內是欲其血和風自滅也其  
用意微而情最曲屈者莫如鼈甲煎凡之煎鼈甲爲  
膠合諸藥成凡下瘀血湯之煮凡而服一則用於最  
先一則用於極後是則破癥堅邪氣者欲其自內而  
外去癥瘕積血者欲其自上而下故其所取有在藥  
內有在藥外之別也能深研乎此可以知行藥勢之  
說矣

白酒酒之新釀者也其色白其味甘辛其氣輕揚故爲用在上焦之肺而治胃痹詳見薤白下

稷米味甘苦平無毒主益氣止煩止洩

許叔重謂禾爲嘉穀二月生八月熟得時之中又謂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則禾之實正與麥相反何以能養人若出於一也夫惟人原具中和之氣養之之物豈得一途且稷與麥性不同亦不但生熟之時如麥喜乾惡溼稷則穀雨浸種卽在水中迨三伏酷暑天氣愈熱則禾愈茂引水愈多甚至每株每日消水數升一交立秋必放去其水暴令土燥作圻至處暑節復淋以水使之浸潤始漸漸從秀而實是其

備得水土之生成水火之烹鍊以就於金而成化育  
較之於麥蓋有偏全之不侔麥則外寒內溫稷則表  
裏如一更有純駁之殊故其功效益氣止煩止洩與  
麥畧同而麥之養肝氣止煩渴消穀止利未免各有  
所止矣蓋五臟六腑皆有氣肺心肝皆能爲煩脾腎  
皆能爲洩益則諸氣皆益止則諸煩諸洩皆止惟其  
不言何臟之氣及何處所發之煩之洩愈以見其用  
之普也抑藥物之性有宜協於寒者有宜協於溫者  
有宜協於補者有宜協於洩者惟稷則仲景用於寒  
劑中如竹葉石膏湯白虎湯白虎加人蔞湯用於溫  
劑中如桃花湯附子粳米湯用於補劑中如麥門冬

湯獨於洩劑中不用爲與甘草殊科惟其與甘草殊科是以不同甘草之滯中不同甘草之壅氣得爲日用尋常不可缺取材尤富矣

或問仲景用粳米者六方煮法凡分三等於白虎湯白虎加人蔘湯麥門冬湯附子粳米湯則米藥俱下米熟湯成於桃花湯則先煮米汁後入他藥於竹葉石膏湯則先煮藥物後方入米其中亦具意義乎曰據別錄稱粳米益氣止煩止洩竹葉石膏湯證曰虛羸少氣是取其益氣桃花湯證曰下利便膿血是取其止洩白虎湯證白虎加人蔘湯證皆有煩渴麥門冬湯之火逆上氣咽喉不利附子粳米證之胃脅逆

滿嘔吐不可謂無煩是三等煮法適合則錄三件功能矣然其所以先煎後入而取其止洩益氣則又必有故蓋後入則所煮之時少煮時少則得味寡而得氣全先煎則煮時多煮時多則氣散而味全陰陽應象大論曰陽氣出上竅陰味出下竅夫虛羸少氣固上竅病下利則下竅病也至真要大論曰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以適其所至是故桃花湯用粳米一升竹葉石膏湯止用半升非此之謂乎若夫煩雖中央之病然終近於上故麥門冬湯用粳米三合白虎湯白虎加人蔞湯六合附子粳米湯半升未有如桃花湯數者至其



與藥同入不分前後則又欲其同寅協恭各擅其事  
無相奪倫斯誠理紛治劇之規模矣

小麥味甘微寒無毒主除客熱止煩渴咽燥利小便養  
肝氣止漏血唾血以作麴溫消穀止利以作麴溫不能  
清熱止煩

大麥味鹹微寒無毒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

造麥麴法用小麥連皮并水淘淨曬乾六月六日磨  
碎以淘麥水和作塊楮葉包紮懸風處七十日可用

綱目

李瀕湖云素問麥屬火心穀也鄭康成云麥有孚甲  
屬木許叔重云麥屬金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三說各

異別錄麥養肝氣與鄭說合孫真人云麥養心氣與  
素問合夷攷其功除煩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治心  
病當以素問爲準蓋許以時鄭以形素問以功故立  
論不同愚謂此非確論也夫感金氣而生其性不能  
不清涼收肅得木氣而長其用不能不條達舒和及  
火氣通明遂爾成熟則其功能自然同氣相求歸之  
於心矣是何也蓋古人種麥之候早則白露晚則秋  
分齊民要術今東南晚寒概以霜降徧種的爲金氣正王  
之時既已下種放芽田中猶無妨騰踏雖至折萌露  
根無害也纔過立春卽勾撥田塍之土蓋之謂之削  
麥削麥之後滿田皆土不覩麥芽斯時方行根入土

其基乃固及至清明麥苗尙僅寸餘自是日漸繁茂然屆立夏尙不過尺許既過立夏遂勃然挺發不及一月已苗而秀秀而實實且綻滿堅結矣故夫遲重者金性之驗挺發者木用之兆速成者火體之符也且爲金爲木亦不必禮疏說文也如金匱眞言論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穀爲麥猶不可謂之屬木藏氣法時論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猶不可謂之屬金惟五常政大論升明之紀其穀麥從革之紀其穀麻麥赫曦之紀其穀麥是亦正以平氣從其當偏氣藉其助卽六元正紀大論所謂歲穀閒穀者也夫歲穀者得其歲氣之當而生如升明之紀之於麥

是矣故食之者以全其真安其氣而閒穀則爲他歲之氣宜能輔本歲之偏勝故食之者或賴以去其邪或賴以保其精或賴以避虛邪是乃屬火入心之的據矣若更欲他援以證屬金屬木則又不僅禮疏說文淮南時則訓食麥與羊注麥金穀也地形訓麥秋生夏死注麥金也春秋說題辭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舍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卽說文亦不止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一義如來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又不可附會其爲木乎攷別錄所載小麥主治客熱煩渴咽燥小便不利可謂其非肺病漏血唾血可謂其非心病養肝氣可謂其不入肝

遡仲景諸用小麥方用白朮散養胎若心煩吐痛不能食飲者加細辛半夏若嘔者以醋漿水服復不解者以小麥汁服是入心而其用在肝欬而脈浮用厚朴麻黃湯婦人臟燥悲傷欲哭數欠伸用甘麥大棗湯是入肺而其用在心以麥粥下枳實芍藥散主癰膿是入肝而其用在心若必欲求其所以入肺入心入肝之故則既非影響揣度所能得并不僅其生長後速先遲所能該蓋猶之於人五官百骸外廓也智巧勇力內藏也人之生也五官百骸具於前智巧勇力成於後具於前者承父母之體氣成於後者效師友之作爲天之四時五行萬物所由稟受以生效法

以成者也夫小麥既稟清涼收肅之氣以具其外廓  
謂之入肺可已而不知清涼則火不燔收肅則木不  
肆是其體入金用在心肝矣及其勃然挺發暢茂條  
達以遂其長謂之入肝可已而不知暢茂則火用宜  
條達則憤鬱解是其體入肝用在心肺矣乃至條爾  
成實圓渾堅綻以底於成謂之入心可已而不知圓  
渾能和木堅綻能益金是其體歸心用仍在肺肝矣  
故後世有麤涼麤平麤溫之別主治各殊卽別錄亦  
謂作麤則性溫消穀止利作麤則更溫不能清熱止  
煩皆可深思熟計者也

或問麤別錄祇言其消穀耳至後世乃以之消障翳

消瘀血消胎氣消癥結者何且仲景處方專精畫一  
非如後世既欲其食又畏其餉者也乃薯蕷凡補劑  
複沓之中更用消散後人之智豈作俑於此乎曰藥  
物之專精者誠非一端可盡譬如解則無所不解柴  
胡是也散則無所不散麻黃是也下則無所不下大  
黃是也通則無所不通通草是也何獨於麴疑之夫  
麴之爲物原係日用尋常培人生氣之麥乃拘折其  
性使異於飽飪之類不能生人元氣又異於豉醬之  
類不能發人鬱遏何則以彼蒸熟此生盪也故蒸熟  
者助人已化之元氣發人已化之鬱遏生盪者以其  
能不化自化是故別錄著其功曰消穀止利夫穀不

消而爲利正其病欲不化自行耳得不化自化之麴  
焉有不愈者哉取此類推則障翳也瘀血也癥結也  
皆生氣之不化而爲患者與胎氣正同有以別於凡  
障翳凡瘀血凡癥結之日引月長牢固堅凝者總以  
穀不消而利爲準則麴之性之用可得而窺矣若夫  
仲景處方補中有消正其精義入神之處如其以硝  
黃之峻攻爲調胃承氣而用益氣之甘草以諸蟲桃  
仁乾漆大黃之通瘀爲大黃蟅蟲而獨重益血之地  
黃假使薯蕷凡補氣補血之物無所不備倘無散風  
消聚之藥佐助其間則臟腑填實氣血不行又何以  
發生生之機爲轉旋陰陽之本且其方原爲虛勞諸



不足風氣百疾設耶方中薯蕷三十分爲君藥無論已其薺苓朮草乾薑大棗之補氣不啻倍於君藥其芎歸地芍麥冬阿膠之補陰僅四十五分而桂枝防風黃卷柴胡白斂之驅風至三十三分可見其意之所在爲使血藥佐風藥以去邪氣藥輔君藥以扶正扶正之物過多未免嫌其不能靈活故用十一分之杏仁桔梗以開肺而出治節更用十分之麴以啟脾而納糧儲豈如後人補則連篇填塞運則累牘峻削之可比哉

至於大麥播種之時與小麥同及其收穫早於小麥者半月而性情遂種種不同大麥芒甲連心帖肉與

小麥之稍振卽離異一也大麥色青黃與小麥之色  
赤異二也大麥理疏質獷屑粉麤脆與小麥之肌粉  
肥膩異三也大麥味鹹與小麥之味甘異四也是其  
稟金水之氣以生正同迨接木令則勃然長茂爲尤  
盛蓋不至火王已自成熟其爲性寒氣降助木疏土  
無異議矣故其功效曰主消渴除熱夫惟有兼熱之  
消渴不兼熱之消渴兼熱者火雖鬱遏而其機外向  
故藥用得金水之化者仍不妨雜以木土之用使清  
和之中具發越之義不比不兼熱者一於陰竭陽亢  
非特必取金水之清寒滋潤且當以助火蒸化津液  
之品爲佐使陰從陽化矣又曰益氣調中夫惟調中

者未必能益氣益氣者多足以滯中茲則具疏暢之德究屬穀氣終足以生中氣和脾胃明此所益之氣爲中氣與小麥之養肝氣有別仲景以大麥粥下白朮散治妊娠之渴又以之下硝礬散治女勞成疸竝於治肝腎劑中偏寓和胃之義也

或問胎前宜涼服白朮散至渴尙不轉用涼劑乃僅以大麥粥止渴豈以大麥粥之寒能敵蜀椒之溫耶女勞成疸宜補乃偏不用補以大麥粥下硝礬散豈以大麥之益氣能勝硝礬之破洩耶曰胎前宜涼爲火下迫胎者言耳曾謂胎火上浮上熱下寒者亦可涼乎女勞宜補爲恣縱傷陰者言耳曾謂恣縱之後

有溼熱乘虛襲入猶可治以補乎譬之初生之兒縣  
裏不宜太厚然又不可竟使凍也房室已後勿刺勿  
泄未聞敗精瘀血凝塞隧道亦可補也故徐忠可之  
論白朮散曰取椒性純陽以陰爲歸者使攝上焦氣  
分之熱下達亦除腹中偶感之寒而使平然猶入陰  
而不能養陰故以牡蠣氣化純雄性偏陰之物使散  
疑結以和陰其論硝礬散曰硝能散虛鬱之熱體輕  
脫而寒不傷脾礬能卻水所到之處邪不復侵如紙  
旣礬卽不受水滲是二方者一以化上逆之陽一以  
禦下侵之溼一片神機非寒熱之可論無補瀉之可  
別則亦當以寒不傷胃補不滯中之大麥爲粥飲散

而使之入胃以分布焉彼散者僅服方寸匕而粥極少亦飲一升是其粥多散少雖謂在白朮散中能敵蜀椒之熱在硝礬散中能勝硝礬之洩無不可已

淡豆豉味苦寒無毒主傷寒頭痛寒熱瘴氣惡毒煩躁滿悶虛勞喘吸兩腳疼冷殺六畜胎子諸毒

造淡豉法以黑大豆六月內淘淨水浸一宿漚乾蒸熟取出攤席上候微溫蒿覆每三日一看候黃衣上徧不可太過取曬簸淨以水拌乾溼得所以汁出指間爲準置甕中築實桑葉蓋厚三寸密封泥於日中曬七日取出曝一時又以水拌入甕如此七次再蒸過攤去火氣甕收築封卽成矣

綱目

大豆爲物皮黑肉黃故其用能致陰氣於土而貫土氣於陰觀別錄以之除胃中熱痹傷中淋露散五藏結積內寒盡之矣然水不得土則漫溢不行土不得水則不黏易潰能使土遂黏而不潰則本經以之塗癰腫是也能使水得防而易行則別錄以之逐水氣是也其性本重入水卽沈浸之水而使爲黃卷則益重而下行善發極下之閉鬱蒸之火而使爲豆豉則變輕而上行善發上焦之韞結張隱庵曰豆爲腎穀色黑性沈晷熟而成輕浮主啟陰藏之精上資是矣故其治煩躁滿悶也非特由於傷寒頭痛寒熱者可用卽由於瘴氣惡毒者亦可用也蓋煩者陽盛躁者

陰逆陽盛而不得下交陰逆而不能上濟是以神不安於內形不安於外最是仲景形容之妙曰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惟其反覆顛倒心中懊懣正可以見上以熱盛不受陰之滋下因陰逆不受陽之降治之不以他藥止以豆豉梔子成湯以梔子能泄熱下行卽可知豆豉能散陰上逆矣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故陽與陰和則相合相媾而不相離不和則相擊相拒而不相入陰之所在卽陽之所在也虛勞喘於吸不喘於呼此陰之拒陽兩腳俱疼而冷此陰不含陽散其陰之鬱遏使陽得達乎其中此豆豉之秉土德宣水化而輕揚導達之功爲不淺

矣

曰仲景用豆豉多於汗吐下後何也曰豆豉之功在除煩躁滿悶煩躁滿悶非汗吐下後不多見也雖然汗吐下後兼煩躁兼滿悶者不少矣於何定其爲梔豉湯證夫汗後有亡陽證則煩躁而不滿悶有內熱證有內實證則煩而不躁下後有結胸證有痞證則滿悶而不煩躁吐後有煩滿而無躁蓋煩躁則非實滿悶則非虛惟其虛實之間斯爲發越洩降所宜用於此猶不可定豆豉爲開發上焦鬱抑宣導陰濁逗遛耶然則葛稚川取葱豉湯治傷寒初起非歟夫稚川固言之矣曰凡初覺頭痛身熱脈洪一二日便以



葱豉湯治之則其爲熱邪非寒邪在陽明不在太陽明甚何則寒邪應惡風惡寒此但言身熱寒邪當脈數脈緊此則言脈洪證之以仲景所謂傷寒三日陽明脈大者詎非若合符節且梔子與葱白一係洩熱一係通陽洩熱者縱通陽者衡縱則能通上下之道此所以宜於汗吐下後表邪已減之時衡則能達外內之情此所以宜於病初起卒難辨識之際是在先在後關梔子葱白不關豆豉又可明矣曰梔子煎湯證亦未見必有滿悶也此則論中所載多矣曰胃中窒曰心中結痛非滿悶之謂耶特按之心下濡句切宜著眼究恐煩滿爲實熱證也

若論煩躁則在陰者多在陽者少如少陰有吐利躁煩四逆者有自利躁煩不得臥者有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厥陰有熱少厥微指頭寒默默不欲食煩躁者有脈微手足厥冷煩躁者皆以有脈微四逆而無滿悶知其非陽經證不得治以豆豉矣然陽經之煩躁陰經之煩躁其因究有別也應如何而審之夫煩未有非陽盛者躁無有非陰逆者特陽經之煩躁是陰陽相搏陰經之煩躁是陰陽相逐相搏者其力足相敵而兩不相下相逐則陽既敗北陰復追之也是故陽經之煩躁雖輕揚之豆豉散其陰逆有餘陰經之煩躁卽沉重之薑附輔其陽弱不足也雖然

豆豉味苦氣寒本屬陰以之治陰逆則寒因熱用熱  
因寒用非歟夫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此五  
常政大論文也注家謂熱湯浸漬則寒涼之物能治  
寒涼試檢傷寒論諸用豆豉湯皆不以生水煮甚者  
枳實梔子豉湯先空煮清漿水更入枳實梔子再下  
豉僅須五六沸卽已成湯如金匱要畧梔子大黃湯  
以治陽而非治陰遂入藥不分先後是其秉經訓何  
如嚴耶又如瓜蒂散證在太陽曰曾有寒在少陰曰  
手足寒脈弦遲在厥陰曰手足厥冷脈緊更明明爲  
寒非如諸梔子豉湯證之竝未言寒也而瓜蒂苦寒  
豆豉又苦寒亦以熱湯下豉煮汁和瓜蒂赤小豆末

服正與以寒治寒之旨相符其證爲邪與痰飲因陰陽相搏而結於胃中斷可識矣

於此見陰翳之所在卽陽氣之所阻驅散其陰翳陽氣自伸此豆豉之功陽氣旣伸其實者隨卽引而越之使不經無病之所虛者隨卽抑而下之使不傷未敗之氣此瓜蒂與梔子之力夫故曰胃中實曰虛煩而用豆豉可竝行不背也說者謂仲景之六經是區分地面所該者廣雖以脈爲經紀凡風寒溼熱內傷外感自表及裏寒熱虛實無乎不包素問皮部論曰皮有分部脈有經紀其生病各異別其部分左右上下陰陽所在諸經始終此其立說之源也

柯韻伯六經正義

觀於廣濟療骨蒸肺氣每至日晚卽惡寒壯熱顏色  
微赤不能下食日漸羸瘦方用豆豉葱白生地黃甘  
草童子小便張文仲療虛損慘頓不食四體勞強時  
翕翕熱無氣力作骨蒸方用豆豉梔子杏仁童子小  
便服後四體益熱卽服豆豉葱白生薑生地黃童子  
小便仍不離陽明葱豉法

外臺十三卷

刪繁療膽腑實熱

精神不守瀉熱梔子煎方用豆豉梔子甘竹筴大青  
橘皮赤蜜千金療心實熱或欲吐不出悶喘急頭痛  
瀉心湯方用豆豉梔子小麥石膏地骨皮茯苓淡竹  
葉仍不離太陽陽明梔豉法信然以是類推則刪繁  
之以理中茯苓湯治脈實熱極血氣傷心使心好生

赫怒口爲變赤言語不快消熱止血氣調脈以鼈甲  
湯治勞熱四肢腫急少腹滿痛顏色黑黃關格不通  
者竝用豆豉甚者千金以豆豉地黃二味搗散酒服  
治虛勞冷骨節痛無力崔氏枸杞酒取豆豉以枸杞  
湯淋秋麻子粉煮汁取半浸麴取半浸米和地黃蒸  
飯釀成酒治五內邪氣消渴風溼下胷脅間氣頭痛  
堅筋骨強陰利大小腸填骨髓長肌肉破除結氣五  
勞七傷去胃中宿食利耳目鼻衄吐血內溼風疰補  
中逐水破積癥膿惡血石淋長髮傷寒瘴氣煩躁滿  
悶虛勞喘吸逐熱破血及腳氣腫痺亦悟別錄虛勞  
喘吸兩腳疼冷之旨矣蓋上者陽之所治下者陰之

所治陰翳於上則陽與陰搏爲煩躁陰翳於下則陰勝陽伏爲疼冷豉之爲用在上則取蒸盪已後之輕揚在下則取其本體之色黑性沉能於極下拔出陰翳變沉伏爲輕揚其實一理也

**葱實**味辛溫無毒主明目補中不足其莖葱白平可作湯主傷寒寒熱中風面目浮腫能出汗傷寒骨肉碎痛喉痹不通安胎歸目除肝中邪氣安中利五臟益目睛殺百藥毒 葱根主傷寒頭痛 葱汁辛溫主溺血解藜蘆毒

葱之爲物其下層層緊裹而色白其上空銳末而色青其實又含孕兩者而白黑若求象形於人身捨

目又誰似哉則能補目中不足無惑矣莖葱之去葉者也汁搗全葱而絞出者也莖性平汁性溫則陶隱居曰冷青熱之說不虛矣然其一主發表一主止血者何居夫其層層緊裏之中莫不莖葉悉具特旣出爲葉則溫未出內含則平此其間自有精義可容思索蓋內苞者爲陽涵於陰旣已透達則純乎陽矣傷寒寒熱骨肉痛是陽氣外出與所中之風寒爭而不勝也中風面目腫喉痹不通是陽氣爲風寒所束縛欲透達而不能也葱莖中飽具從陰達陽之葉直至根柢其數難稽躍躍欲透而仍未透乃復中含稠涎外包緊束是其發表也能使陽仍不離於陰則與他



物之發散異矣血亦氣之汁從氣而化隨氣而行內陰外陽上頂下踵周流灌溉無有已時此其常性也乃或上而不下則爲吐爲衄下而不上則爲溺爲利設使邪火內停正當中焦受氣變赤之處則迫氣化血迫津化血就近則湧陽明爲衄就便則瀦太陽爲溺葱汁正上下流通出陰貫陽之液其辛溫之性味又足以驅散內停之邪火使化者循常行者復故是以不特別錄著其止溺血後世且復闡其止衄血矣肝者陰中之陽胎者靜中之動不使陽羈於陰而肝家留邪其用在葱之氣不使動閔其靜而胎氣不甯其用在葱之液能如是則謂其安中利五臟也夫何

惡焉

葱至難死任憑藏弃但置陰處未曾沤爛臨風日不至枯極寸根著土卽便森然夫生氣皆陽氣也死氣皆陰氣也於死陰中得一綫生陽卽可栽培扶植使之回於黍谷則仲景通脈四逆湯白通湯用葱之義矣蓋病至下利閤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面赤色一段陰寒景象僅僅外熱面赤身不惡寒數事可以知陽之未盡然亦已離根而浮於外矣下利厥逆無脈乾嘔而煩陽之尙不漸滅亦祇一綫之煩而陰寒下盛逼陽上越已經昭著乃均賴難死之葱莖培種微陽卽以剔去陽中依附揣情

合理於仲景微意不既確切而熨帖耶特通脈四逆湯證腹痛者去葱加芍藥此則猶有說焉夫陰經下利無用芍藥者何則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胃氣弱易動故故真武湯證若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其他則僅有桃花湯證腹痛而又下利於此可見純陰下利之候本無腹痛也蓋陰之逼陽有散有結論其證則渙散者盛結聚者微故其治法散者直隨陽之所在而使生根不然則陰陽遂離散矣結則尚可破散其陰冀陽得轉而布於其間較之隨地培陽者爲猶易也此芍藥與葱之異致芍藥與葱之性即可於此識之

本經別錄所載葱之目有實有莖有根有汁是其用各有偏勝而不得相溷仲景用葱凡五處在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旋覆花湯皆但曰葱至言其數則曰幾莖亦可知卽本經之葱莖矣而本經其莖已下別錄卽緊注之曰葱白則五方所用均葱白也更夷攷本經別錄四目則葱白者下不連根上須去管何則以別著根而其名爲白則必不兼用其青也乃今之用旋覆花湯者動曰葱管積習相沿蓋不知何人作俑矣旋覆花湯之證在五臟風寒積聚篇曰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胷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在婦人雜病篇曰寸口脈革婦人半產漏下夫革者外兼有餘

內純不足也常欲蹈可見肝之著而氣不得條達不  
曰渴而曰欲飲且所欲飲者不喜寒而喜熱更中插  
先未苦時句則今欲蹈時已不欲熱飲則肝之著非  
他乃外寒內熱陰蓄陽陽不得達耳再證之以脈弦  
而大之革亦爲外陰逼迫內陽虛憊此猶不以旋覆  
花去其在外堅韌之陰葱白通其在內敝疲之陽以  
緋帛之新者和其血絡而誰恃哉故葱之爲用仍是  
別錄除肝中邪氣一語無他甚奧微義則不用白而  
用青者其意究何居耶

**薤味辛**苦溫滑無毒**主**金瘡瘡敗輕身不飢耐老歸於  
骨除寒熱去水氣溫中散結氣作羹食利病人諸瘡中

風寒水氣腫擣塗之生魯山平澤

薤八月栽根正月分蒔最宜肥壤數枝一本則茂而根大葉狀似韭韭葉中實而扁有劍脊薤葉中空似細葱而有稜至滑澤露不能貯二月開細花紫白色根如小蒜一本數顆相依而生五月葉青則掘之否則肉不滿也

參衍義  
綱目

或謂金瘡瘡敗有二義一者金瘡則肌肉既敗而成瘡瘡敗則先瘡而更敗是分疏本經之義一者金瘡因風寒而潰敗是附別錄義於本經愚意兩說皆是而究未能鑒然指所以用薤之故也夫薤味辛性溫體滑氣薰凡辛溫者類躁烈而不能滑澤惟此滑澤

之至露且難畱故取其辛溫以開之滑澤以行之溫中散結四字實用薤之主腦矣以此義傳之金瘡瘡敗遂可見金瘡不敗則非薤之所主其所以敗非更著風寒而何別錄更廣其旨卽他瘡之敗由風寒者莫不可治以是物藉其溫中有行蓋血畱而氣不能行無金瘡他瘡之殊也特他瘡則血因滯阻金瘡則血方出驟止爲異耳血畱氣阻必生鬱熱風寒又入之斯寒熱相搏而潰敗試思血氣畱阻鬱熱昌熾之際庸得以味辛性溫者治之耶故別錄復申其義曰擣塗之明其可敷而不可服猶嫌辛溫足以助火爲風寒在外鬱火在內也寒熱者陰陽相搏水腫者水

火相搏陰陽水火相搏而成寒熱水腫者多矣當以何者爲用薤之準耶是則宜以金匱要畧之枯樓薤白白酒湯傷寒論之四逆散而究其歸耳夫胃痹喘息欬唾胃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可見其寒在上熱在中而不能相入少陰病四逆洩利下重可見其寒在中熱在下而不能相交辛溫散寒之中復有滑澤焉足以使兩不相下之氣相交而相入猶不可悟除寒熱去水氣之旨耶然則曰歸於骨者其義何居夫骨以液之滑澤利其屈伸之用薤之爲物滑澤極矣又復有辛溫之性可驅內著之風寒是其能歸於骨豈贅語哉



薤之爲物胎息於金發生於木長成於火是以其功用能於金中宣發木火之氣金者肺與大腸也喘息欬唾胃背痛短氣非肺病而何洩利下重非大腸病而何善夫徐忠可之言曰人之胃中如天陽氣用事故清肅時行呼吸往還不愆常度津液上下潤養無壅痹則虛而不充其息遂不勻喘唾乃隨欬而生胃爲前背爲後中氣痹則前後皆痛上之氣不能常下則下之氣不能時上而短更驗之以寸口沉遲關上小緊數之脈遂鑿然爲陽壅於脾而不布陰凝於肺而不宣用栝樓以踞脾而流動凝結之陰用薤白以踞肺而招徠壅滯之陽尤妙在白酒之爲物方從穀

中泌出清液味甘辛而色白爲自脾入肺動盪不羈之品使於脾肺之間疏通濬淪令陰陽巽而相入蓋以肺原嬌藏受柔不受剛故耳洩利矣則不應下重旣洩利而仍下重是去者自去畱者自畱不得但以去者爲病矣矧四逆本係脾胃中陰寒凝結不能布陽氣於四末耶是故四逆洩利爲少陰病而下重則當究其下焦有熱下焦之熱隨洩而不能和中焦之寒中焦之寒徒洩而不能濟下焦之熱此其間必有結滯在腸胃中隔蔽陰陽使不能通也雖然四逆散中柴胡疏腸胃中結滯芍藥開陰結布陽氣重以甘草之和枳實之破不患其結滯不去中下不交矣又

本草綱目 卷九  
必重用薤白何歟蓋方其兩相拒未必卽能兩相洽也順其滑洩之性而其中仍寓辛溫開解於是陽之中得以納陰陰旣入陽又去其風寒附會爲戾者則陽亦伸而與陰浹矣世之論胃痹之用薤白曰滑利通陽洩利下重之用薤白曰滑可去著而不知其間條理委曲周密有如此者

蘇味辛溫主下氣除寒中其子尤良

蘇以二三月下種或宿子在地自生其莖方其葉圓而有尖旁有鋸齒面背皆紫者佳八月開細紫花成穗作房結子細如芥子色黃赤葉以五六月採莖子以九月采

綱目

盧子繇曰詳紫蘇之色香氣味體性生成致新推陳之宣劑輕劑也故氣下者可使之宣發氣上者可使之宣攝葉則偏於宣散莖則偏於宣通子則兼而有之

張隱庵曰庭前植紫蘇見其葉朝挺暮垂因悟草木之性感天地陰陽之氣而爲開闔者也蘇色紫赤枝葉空通其氣朝出暮入有如經脈之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是以其葉能發汗者血液之汗也枝莖能通血脈故易思蘭用其莖通十二經之關竅治胃膈飽悶通大小便止下利赤白子亦常用其細莖不切斷治反胃膈食吐血下血多奏奇功蓋食氣入胃散精於

肝濁氣歸心肝藏血心主脈血脈疏通則食飲自化  
陽絡傷則吐血陰絡傷則下血通其脈絡使血有所  
歸吐下自止是言最有體物之致但毘陵爲紫蘇之  
所產其朝挺暮垂誠然但緣日暴所致非有他故設  
其日天陰則不暮垂矣且凡藿香薄荷稀莢皆然不  
獨紫蘇也其色紫中空能入血脈則韙矣然劉潛江  
之言其入氣分猶有進於是者紫蘇莖葉味辛有甘  
辛勝甘劣以二三月下種八九月收成而采其葉則  
於五六月當未吐花時夫以大火之令而采味辛之  
物豈不以全火之用金乎金爲火用則氣化以火原  
出水中而金固爲水母陽不得陰不能化也故其爲

用之大概曰下氣除寒中正以其色赤入心心火固氣之靈味辛入肺肺金固氣之主金火合德其氣溫和是心肺合而營諸陽也若然則自能歸脾胃所以其味辛後有甘也乃子絲不特取其宣發且有藉其宣攝者其義亦甚精當蓋肺爲陽中之少陰陽不得陰則氣不化金爲火用則氣化氣化則極其宣發此易知也惟陰爲陽守陽無陰則火僭而氣亦不宣金爲火用則宣中有攝究之攝亦所以成其宣耳是以外而六淫可藉宣而驅內而七情亦可藉宣而開謂之溫中達表詎不然歟此仲景於厚朴半夏湯用之以治婦人咽中如有多鬱確取其能宣氣也

本經疏證卷九